

2022端陪你过年 风物 深度

2022年春晚：爹味，改头换面的国学，与大湾区挽歌

三十年的时间，港台艺人在春晚舞台的意义和地位完全不同。“温拿”在春晚的再聚首，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挽歌。



老牌的“温拿”乐队于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朋友》和《ShaLalala》两首老歌。影片截图

特约撰稿人 黄爱琴 | 2022-02-02

春晚

1983年，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CCTV）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一简称“春晚”），中国人第一次通过一档电视节目感受到一种“天涯共此时”的节日感，而国家也试图通过这样一档节目传递出某种改革信号，亦即自“春晚”诞生伊始，已并非一档简单的节庆娱乐节目，而是承载着政治宣传作用，微妙地向中国民众传

递著官方定调的时代主旋律该是怎样。

近年，随着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的兴起，电视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央电视台也不例外。春晚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已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民众每逢除夕夜一边看“春晚”、一边“吐槽”的文化现象，这档以“凝聚”民心为目的的节目早已失去了它的基本盘。

2020年的疫情让每年必遭瞩目的“春运”话题冷清下来，人口流动减速令春节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阖家团聚意味；而与此同时，或许因为春晚一贯“粉饰太平”，追求官方美学统治下的喜庆感，春晚在民间的口碑也跌至历史新低。

在此基础上，刚刚过去的2022年春晚基本上可以“乏善可陈”来形容，若说往年还有网友有兴趣讨论主持人唇膏的色号，今年的春晚可能就只有“无聊”两个字来形容。节目直播刚刚结束，网友就发出“一年不如一年”的评论，甚至还有小品被发现与往年雷同，展现出创作者的乏力。

曾经统治中国人除夕夜荧屏的春晚为何越来越难看？除了近年政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持续加强，电视节目的衰落与创作者的意识僵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意识形态挂帅的今年，“好看”已不再是这档节目追求的目标，春晚不再是国民节目，而是做给官方看的“八股文”。作为文化现象的观察者，笔者已不再期待从春晚里看到创意和感动，我们从中可以考察的，或许只剩下时代的病症。

春晚几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小品，创作套路往往是通过矛盾的解决弘扬时代“正能量”，似乎这样的设置比较符合春节阖家欢乐的氛围，但其实只能人为制造尴尬的氛围。





春节联欢晚会第一个小品《父与子》。影片截图

不加掩饰的爹味

春晚几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小品，创作套路往往是通过矛盾的解决弘扬时代“正能量”，可谓刻板。这类节目的主创似乎认为这样的设置比较符合春节阖家欢乐的氛围，其实只能人为制造尴尬的氛围。

“爹味”是2022年“春晚”给人带来的强烈印象，其中第一个小品《父与子》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展现了这点。小品的故事不复杂，讲述了开出租车的父亲因为儿子要辞去稳定工作创业离家出走，在得知儿媳终于怀孕后一家人获得了和解。在中国全面开放“三胎”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这个小品的目的不言自喻。父亲对儿子的认同并不在于儿子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而是他是否可以成为“父亲”。小品将常见的父子冲突得以化解的根源放在“传宗接代”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上。

2022年的春晚一方面建立父权的合法性，一方面不断地对女性进行污名化。小品《喜上加喜》强化了儿媳和婆婆之间的矛盾，讲述了儿媳为了做“网红”在网络上塑造了一个不讲理的婆婆之后发生的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个故事里，儿子的角色几乎是隐形的，他扮演着调停两代女性的中间人，道德上最为无瑕和无辜。

在春晚的逻辑里，中国家庭一定是“男强女弱”的，男性的社会地位永远要高于女性，而女性则永远无法理解男性工作的重要性。





春节联欢晚会以“抗疫”为主题的小品《休息区的故事》。影片截图

以“抗疫”为主题的小品《休息区的故事》则以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矮化营造一系列笑料。在这个作品里，男性角色是主任医生，女性角色是护士长，家庭矛盾的核心是两个人因为男方的工作，办了四次婚礼都没有办成，女方因此想要分手……可见，在春晚的逻辑里，中国家庭一定是“男强女弱”的，男性的社会地位永远要高于女性，而女性则永远无法理解男性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小品将两位主人公塑造成抗疫的医护工作者，却着力突出男性医生人格的伟大，枉顾真实事件里女性工作者付出的牺牲。

错位的文化传承

与几个小品令人不适的“爹味”相比，歌舞节目突出了所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试图以“中国美学”召唤出一种民族向心力。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一切都被官方主旋律美学包裹，传统艺术形式不但不能发挥其魅力，反而给人不成体统的错觉。

就拿舞蹈诗剧《此间青绿》来说，该剧的主创号称此剧灵感来自宋文化，以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来源，以舞蹈展现“青绿山水”的美感。但在春晚红色为主的舞台上，所谓的“青绿”多少让人感觉违和。何况，与其说央视的镜头呈现出的是传统绘画美感，不如说一直在追随美丽的女性舞蹈演员。镜头将女性曼妙的身姿放大，让创作者为剧场舞台设计的“长卷”变成了电视机美学塑造出的“特写”画面，大大折损了这出剧目的美感。

而强行加入的“三星堆文物现场发布仪式”粗糙得像是央视的《鉴宝》节目，让原本应该更具学术性和严肃性的文物发掘工作成果展示变得廉价，也折损了珍贵文物的价值。在春晚的逻辑里，三星堆文化本身的内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发掘文物这件事刺激民族精神和自豪感，其实是本末倒置。

与其说央视的镜头呈现出的是传统绘画美感，不如说一直在追随美丽的女性舞蹈演员。



春节联欢晚会戏曲节目《生生不息梨园情》。影片截图

至於戏曲节目《生生不息梨园情》以歌曲串烧形式将不同形式和流派的剧目混杂在一起，让身着传统戏服的艺术工作者置身在现代舞美灯光下，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唱着不同戏剧种类的唱腔，时而表达“忠君爱国”的思想，时而又呼唤缠绵悱恻的爱情……这样不伦不类的形式，传递给年轻观众的只能是传统戏曲的莫名其妙，而不是所谓的传统之美。

至于比较受到观众好评的所谓“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其实就是组织了几位以演技著称的名演员，以扮演古人的方式游走在用高科技营造出的视觉奇观里，给人一种他们置身在《富春山居图》里的错觉，几位演员一边游走，一边吟诵古诗，以此表达所谓的诗画之美。这样的方式看似新颖，其实并非是对古人诗词的真实演绎。比如节目设定了渔夫、樵夫、行者、读书人等不同的角色吟诵诗歌，以此寻找到“八个人物所表现出的悠然自得，与当下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日益增长的契合点”，根本上忽略了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批判和忧患的精神。

对于春晚的舞台来说，主创试图借用古人的“山水画”歌颂今天的时代，却忽视了古人在他们的语境里借“山水画”感怀身世，批判时局的意图。就拿《富春山居图》里所谓的渔夫、樵夫等角色，早就有学者分析过，黄公望所表达的并非普通人对生活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群不愿意为元代暴戾的统治者服务而隐居的读书人。所以，春晚所谓的弘扬国学恐怕只是一个美丽的笑话，如果真有所谓国学背景的观众，面对这样一部借古人生活谄媚当下的作品，恐怕只能哑然失笑吧。

主创试图借用古人山水画歌颂今天的时代，却忽视了古人在他们的语境里借山水画感怀身世，批判时局的意图。例如黄公望所表达的其实并非普通人对生活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群不愿意为元代暴戾的统治者服务而隐居的读书人。



《忆江南》以演员以扮演古人的方式游走在用高科技营造出的视觉奇观里，给人一种他们置身在《富春山居图》里的错觉，以此表达所谓的诗画之美。影片截图

强行塑造的“大湾区”

2021年，名词“大湾区”成为媒体的热点，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里，来自香港的明星陈小春等人就被称为“大湾区哥哥”。可见，在宣传概念上，“大湾区”正在成为粤语区的代名词，香港、澳门、广东等地被这个词语扭结在一起，淡化了原有的本土意味。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台湾都成为了官方话语里的“敏感词”，不少原本活跃在香港文化与娱乐界的人士因为政治问题被内地“封杀”。近年来，内地的娱乐节目和媒体报导对香港明星和文化产品都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春晚作为“统战”战线上十分重要的环节，却从来不缺乏港台明星。

如果说，前几年的春晚仅仅是邀请一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则在立意上都偏重对“大湾区”概念的塑造，粤语含量恐怕是春晚历史上最高的一年。很长一段时间，春晚语言类节目都被北方小品和相声占据，今年的春晚却特意邀请72岁高龄的相声演员姜昆带来《欢乐方言》，试图以北方人学粤语的桥段引发观众的笑声，结果却引来一片骂声。该节目不但不好笑，关于粤语的发声说法也有很多错误，可谓适得其反，被人评价“这是一个给北方人看的节”。

前几年的春晚仅仅是邀请一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则在立意上都偏重对“大湾区”概念的塑造，粤语含量恐怕是春晚历史上最高的一年。



春节联欢晚会《欢乐方言》试图以北方人学粤语的桥段引发观众的笑声，结果却引来一片骂声。影片截图

而香港老牌的温拿乐队在今年春晚演唱了《朋友》和《ShaLalala》两首老歌，其中乐队成员谭咏麟和钟镇涛在内地名气较大，其他几位相对不那么被人所知。不管如何，当这只成员年龄加起来有356岁的乐队上台时，除了唤醒一部分观众的怀旧情感之外，也让人不胜唏嘘。

君不见，1991年谭咏麟在春晚舞台演绎《水中花》时所收到的追捧；而如今，他只能作为“大湾区”爱国艺人的代表，演唱对年轻人毫无意义的老歌。三十年的时间，港台艺人在春晚舞台的意义和地位完全不同。其间，多少辉煌明星陨落，曾在内地与谭咏麟齐名的张国荣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温拿”之后同属星级乐队的“达明一派”被“封杀”；曾被认为是“造星工厂”的香港娱乐圈似乎后继乏力，少有年轻巨星出现……

与兵说 溢享 仕春晚的再家自。是所谓的 回忆杀 ，个如说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挽歌。

看完整场“春晚”，虽然无数次出现港台明星联袂的节目，但中国观众再找不到自己当年听张明敏演唱完《我的中国心》所产生的情感悸动。若继续将两岸四地比作兄弟手足，尽管谭咏麟还在卖力演唱：“你为了我 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这样的歌曲，但其实“朋友”的含义早已变质，随时代而改变的新意涵、新关系，哪里是能用一首歌，几句方言，一个新的地域命名，就轻易地“凝聚”起来。